

卷八

書名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首一卷 嘉靖二十七年仁和芮氏刊本
 撰者 宋 鄭伯謙 撰，明 陳曉 校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經-禮-周禮-宋
 索書號 大木-經部-禮類-12
 編號 A1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經部-禮類-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首一卷 嘉靖二十七年仁和芮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一

教化論六典以為民極

永嘉鄭伯謙著後學陳曉校正



或謂周公之序六典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
 下每終之以為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未見其有與于民
 也豈可以遽取極于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
 本也司徒一官名曰教典自今職職而攷之六十
 官大抵皆分畫鄉遂整理田疇征歛財賦職掌山澤
 井門閔之事師田行役祭祀喪紀冠昏鄉射之法
 而如鄉大夫州長族黨之職則不過屬民讀邦法師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七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八

永嘉鄭伯謙著後學陳曉校正

宮衛論宮正宮伯宿衛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比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諉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為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

耶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內外雖不可
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
宮正而王親之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昔者
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
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
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
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
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壘蓋北軍
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
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

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
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
閣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
內內侍省都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
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
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
城之事亦忽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
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為
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
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

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故嘗因是而攷之以爲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爲宿衛之政令者其因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主不出亦不行四翟之

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整之而使不爲惡去其滯怠與其奇衰之民所以不使放僻邪侈之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耻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夫以貴游之子弟授之以八次八舍之職事以宮中之徒役而錯置於八次八舍之中旣勸其爲善又禁其爲惡旣不

使之混淆又不使之喪廉耻若是則凡君王之左右前後
凡備王之顧問應對者孰非直諫多聞之士哉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問日新職業日修而王亦中
心無爲日見正事而聞正言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
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内外相統
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武夫悍卒放慢詭譎
之人得以厠迹於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
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
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内外
相制而内之夾階祀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

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
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
區之曹荷戈與父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
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月人
之故意而定内外之制然已駁雜而不純矣雖然漢猶古
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分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
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内謹門禁
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
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
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畧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

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佺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佺飛射士征西羗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賞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卽散降王甫外旣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閣帶力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官中及京師之巡警蜂埃凡羽衛及外府佺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可不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

奉養論飲膳酒漿供帳

或問膳夫而下主食飲膳羞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鼈之獻酒正而下主酒漿醢醢之物官人而下主官舍幕幄供帳之儀至於醬師之中又有食醬一官眡羹食飲之

齊均鹹酸辛苦之和會牛羊犬豕魚鷹之宜每一官而數人分焉一人而數事萃焉太宰總之又皆一切不會矣豈使之屬民以自養耶何其厚口體之奉而侈飲食服御之供也曰存我則蒼生可厚自安則國家可保人主之於天下總萬變財萬物而養萬民智慮以治之非受天下之備物則不足以養其知仁厚以安之非享天下之備味則不足以養其仁德音以化之非兼天下之備產則不足以養其德使其氣體衰而不充精神耗而不行則四肢不享於安適而耳目不足於聰明是以太宰之佐王將與之講論治道而經理邦國則內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

以一人而治四海則必以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於萬物有道則自有九式存焉奢侈非所慮也故自飲食膳羞而言之則膳夫掌其名數無大過不及之失節庖人令其禽獸無腥臊膾香之失宜內饗掌內外饗掌外無割烹煎和之備烹以掌給水火無美惡新舊之不謹甸師又以薪烝而從於外內饗獸人獻人鬯龜人腊人又以鳥獸鬯鬯而入於庖人辨四時所宜之物而順其調養察五行之有餘不足而助其休廢凡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總之於膳夫不敢會也自酒漿醯醢而言之醯人王舉則共醯物六十壘醢人王舉則共醢實六十壘

漿人共王之六飲酒人共王之三酒以至賓客之禮酒酒
正共之王之燕飲酒酒正又共之凡所以祀鬼神而待賓
客充饗禮而共燕飲者總之於酒正不敢會也自宮舍幕
幄供帳而言之其在內也六寢以致其安掃除以致其潔
執燭以致其明鑪炭以致其溫帷幕幄帟以致其貫飭其
在外也車宮則仰輅以爲門壇壝宮則列戟以表門廡宮
則共人以爲門楹柱再重之說大次小次之張凡燕寢之
居會同之舍所以壯威儀而肅供御者總之於宮人不敢
不盡其飭也蓋宮舍幕帟帳御所以養王之外而酒漿醯
醢食飲膳羞所以養王之內內之養其於食飲膳羞則尤

致其詳焉切嘗論之王曰一舉一太牢也朔月加食一等
則二太牢也齋之日三舉則三太牢也蓋朔之聽政勞於
當日於是而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強於
禮而交於鬼神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朔食
所任愈重所治愈大則其所養愈加厚誠以天下國家之
本在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而後有堯舜禹湯文武之
功業也反覆膳夫一官其所以奉至尊而助氣體之養者
一何其至也必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侑徹以樂所
以導其和必奉膳而贊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
福與摯所以養其德惟其然也是以居移其氣養移其體

君父尊安心廣體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疾疢不作而民
命國脉不失其所恃此太宰保護養成之本非深於性命
之理而明於理亂安危之原者不能首慮及此也自漢以
來失周公之意遠矣文帝以敦朴為天下先宮室死園車
騎服御無所增益可也而何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夫人
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而集書囊為殿帷耶是非有供帳
服御以養其外如掌次掌客之職也梁武帝斷禁魚肉牲
牢不殺食惟糲飯會同惟菜蔬變一瓜為數十種治一菜
為數十味甚者日止一食群臣曲宴未嘗奏樂而臺城之
序竟以不食而斃是非有日飲饕餮以養其內如膳夫以

下將人以上之職也夫先王之所以自奉惟喪荒札瘥則
減膳徹樂敬天之變而與民同其憂其餘則未嘗過自貶
薄蓋將以吾身為天下本而何至蕭然遺教其形神若此
耶莫貴於天子莫富於四海夫豈不慮以奉一人而所以
利天下者願豈在於計口腹四體之區區耶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此固天下之通義而克勤
于邦克儉于家家固不可以施諸邦也夫使殫財以華其
居盡美以飭其躬窮五味以爽其口此固失萬物之性至
於肥甘不足養於口馨香不足養於耳采色不足視於目
而便屨不足使令於前則亦非所以為自厚其生也自待

於菲薄而自敝於多事曰吾將以節儉化天下儒者又從而助之不知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知用而不知養吾身之不存而天下將誰與安哉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飲食可節也而不可廢也天官一官吾固知謂自有九式者存何慮其不節耶玩易之象及禮膳夫以下之職事不以所養保毓中粹使身安而道隆當是時也將不獨一身之肥而已也天地萬物實有賴焉

祭享論祭祀燕享忠厚

或問太僕相王燕飲之法而獻主者何以屬膳夫鬱人鬯人和而實八尊者何以屬酒正司尊彝掌三尊六彝之位而朝事饋食之邊豆何以屬天官而為邊人大司徒掌六卿六遂之土地而藉田千里何以在天官而有甸師以至外籩之割烹酒正之酒醴此皆王王之飲食而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亦何以例責之使共耶曰先王之於祭祀賓客至嚴且重特設春官以掌之矣以為未足而互見於三百二十官之中合職聯事不可槩舉缺然不舉其事者蓋寡至於義相從而類相聚者則亦不得不聚至於一官如有膳夫之食飲膳羞甸師之果菹薪蒸酒正之酒將水邊人醢人之醢醢均之為飲食耳事既連於彼則勢不容

不散於此此數事之所以盡屬於膳夫以下也若夫敬上帝孝鬼神懷群臣而恤老幼考其事而推見其忠厚之意則深有可論者矣先王之敬上帝非徒以自敬蓋將教民敬也孝宗廟非徒以自孝蓋將教民孝也燕群臣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非徒以自為忠厚亦將以教民忠厚也自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然後上自朝廷下至道路州巷蒐狩軍旅而孝悌禮樂之道無不達焉故祀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祖而割牲執醬爵然後諸侯知所以悌成王周公繼之此意亦有加焉夫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非不可以備水陸之產也而千畝之籍三推之禮必親耕以為祭以為弗自致焉則猶不祭也不惟齊盛而果敢蕭茅之屬無非使甸師共之以明其為自致之物外既盡物則內因以盡忠以此率天下則耕者養者知觀而起敬起躬非復有不耕而祭無誠者人鬼之異趨死生存亡之殊途非不可以出乎仁智之兩間也其餘庖人則必共祭祀之好羞凡祭先王先公之日必思其所嗜而羞其所好其於籩人必有朝事之籩豆薦饗賁非道之數以致其盛而象其朝時之所進而饋食之籩豆薦棗栗葵藿之類以備其羞而象其食時之所進其於

其心鹽人大羹之外必共鉶羹苦鹽之外必共散鹽不敢
一於質而無文其於酒正明水之外必加五齊玄酒之外
必加二酒不敢一於神而廢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以此示天下則凡爲人子者慎終追遠而民德皆歸於厚
非復有致死而爲不仁者燕群臣嘉賓所以恩之也享士
庶子所以任之也享耆老孤子所以報之也然分大嚴而
情不接僕吸拜則非所以爲養君子之道也膳夫爲獻主
則無降階再拜受爵之勞而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恩
矣禮太迫則歡不洽賓主百拜而禮酒止於三行則非所
以使之醉酒而飽德也共其酒而無酌數則盡其情而極

其歡未醉而威儀抑抑既醉而威儀怱怱矣夫外嚴於分
而內則懷之以恩生蒙其力而死則恤其老幼仁之至義
之盡也以此率天下則民篤於恩意而敬老慈幼非復有
不近人情而皆義忘本者矣嗟夫人同此心也心同此理
也關節脉理實相通而相應故上老老則民興孝上恤孤
而民不倍上尊賢而民勸善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
舊則民德歸厚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則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由此言之飲膳非細事
也烹庖薪蒸非賤役而酒漿醯醢非微物也膳夫以奉王
王以事上帝鬼神燕群臣嘉賓耆老孤幼推其有餘之養

以興起其孝敬之心故治國如示諸掌者必在於明郊社
禘嘗之禮義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亦自夫既飲食之
又幣帛以將之之餘也誰謂其爲不急之務而不可以不
嚴且重乎自此意不存而先王之官日爲無用耕籍之官
廢則郊社之義缺三望而不郊者有之矣酒漿醢醢之官
廢則宗廟之禮虧去吾朔之餼羊者有之矣膳夫不爲獻
主則亟饋未免犬馬之畜君臣之恩意薄矣邦國不尊老
幼則四百甲子未免泥塗之辱老成之典刑墜矣上之人
既無敬老慈幼之意無歡欣交接之情若是而欲天下國
家之治人民風俗之厚成王周公之所難也且成王周公
之事不惟其敬上帝孝鬼神懷群臣而恤老幼有以曲盡
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也八蜡之祭雖猶虎有功於人猶
不忘報焉况其所當孝敬者乎至尊既祭之末不敢忘至
賤之卑雖燿胞翟闍猶不敢不及焉况親愛如群臣乎瘖
聾跛躄斷者侏儒猶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况於死政之老
與其孤乎學者誠於此而求之則先王孝敬之誠忠厚之
意所以曲盡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如膳夫以下數事又
皆其所當爲者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八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九

永嘉鄭伯謙著後學陳曉校正

愛物論鳥獸魚鱉昆蟲

或問天官有獸人掌罟田獸冬夏獻狼麋春秋獻獸物有
獻人鼈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鼈蜃秋獻龜魚則凡
禽獸蟲魚之瑣碎三人皆可兼之矣服不氏之教養猛獸
射鳥氏之歐射鳥鳶天鳥羅氏掌畜之網羅馴擾何以復
見於夏官冥氏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庶氏除毒虫穴
氏攻蟄獸翼氏攻猛鳥翬族氏以方書去天鳥剪氏以荼
莽草除毒物赤友氏以炭灰陰狸虫蝮氏以牡鞠去鼃龜